





說郭卷第二十七

雲仙散錄



纂類之書多矣其間所載世人用于文字者亦不下數千輩  
則今未免為陳言也予事科舉三十年蔑然無効天祐元年  
退居故里築選書堂以居取九世所蓄典籍經史子集  
二十萬八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撮其膏髓別為一書  
其門目未暇派別也咸平四年之秋由急於應文房之  
用乃不能詳又數歲復得中篇者四部英華筆  
頭飛文壇戈戟應題錄皆傳記集異之說答見於  
常、之書者此必略之庶無火煨燼之後未者下至  
未予豈小補与同志者幸為珍秘之天復元年十二  
月叙



幽人筆

幽人筆司馬岳隱於中條山艾松枝為筆唐人問之曰幽人筆正當如是汗漫錄

飛云履

飛雲履白樂天燒丹于廬山草堂作飛云履玄綾為質四面以素絹作雲采染以四選香振履作如煙霧樂天著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云計不久上并朱府矣樵人真說孫登琴孫登琴遇雲必有響如刃物聲竟因陰雨破作數截有黑蛟湧去金微變化篇

孫登琴

棋声

棋声与律吕相應 元顓本称枰棊声与律吕相應盖用響玉為盤非有異實也琴天同賢

紅白二

紅白二墨楚王靈夔使人造紅白二墨為戲及書寫衣服黑衣用白書白衣用紅書白紅白成一家大龍唐龍龍記

龍耳李

龍耳李 崔奉固家一種李肉厚而無核識者曰天爵垂

無塵子

龍必割其耳、血墮故地生此李琴莊美事無塵子 方容隱天門山以樓閣葉拂書號曰無塵子日

惜春御史

以酒脯祭之高春秋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閣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王塵集

夢裁錦

夢裁錦 蕭穎士少夢有人授紐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裁錦因此文思大進文華禮喉

柳神九烈君

李固言未第時行古柳下聞有彈指声固問之應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之衣矣科第無疑得藍袍

九烈君

當以棗糕祠我固計之未幾狀元及第三峯集文星典史杜子美十餘歲夢人令采文子康水竟而問



人此水在二十里外往未之見鵝冠童子告曰汝本文  
星典更天使汝下謫為唐世文章海九雲諸已降可於  
豆隴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園  
九夜捫之麟篆熟声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蕊市歸  
而飛火滿室有聲曰解垢穢吾令汝文而不貴文

玄山印記

陳安為尚書郎每歲書信印記曰玄山典記  
又曰玄山印禱朱礬澆麝酒開則匣以鎮犀養以透雲  
香印書達千里香不斷印刻烟脂末為之玄山記

鳳窠群女

鳳窠群女

姑臧太守張憲使倡妓戴拂壺巾錦衣仙裳密粉淡妝  
使侍閣下奏書曰號傳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女傳食  
者號仙盤使代書札者號墨鴉換香者號麝姬掌

詩藁者号双清子諸倡曰鳳窠群女又曰傳團云隊

曳雲仙姑臧前後記

崇木印 張寶凡衣服采帛皆以所任官印之曰黃物以墨  
紅黑物以粉常曰此即賢於掌庫奴遠矣文字亦然人收  
室文以有崇木印者為真 張宝就印錄

涼物

涼物房壽六月名客坐椽竹簟凭孤文几編香藤為姐劇  
椰子為盃檮蓮花製碧芳酒調羊酪造舍風鮮皆涼  
物也壽勸吳曰以輓轡笏田懼其深曰但思龍門溪水濯  
翅彙腸耳印頭錄

梅妝閣

梅妝閣 郭元振錄梅妝閣有婢數十人客至則拖鴛鴦領

群參一曲終則賞以糖雞知明其声也宴罷散九和握  
香叙閣錄



旃檀寺  
二會

旃檀寺二會春秋 旃檀寺悟本師春秋二會飲牛乳為龍  
華飯供獻結綵錢為幡蓋設容以吳吳裔團糟授戒者  
施以般若錢求男者解密珠璫僧因送錄

問天

搔首問青天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相  
天帝座矣恨不携謝朓驚人詩未搔首問青天耳搔首集  
清高門戶白樂天語人曰吾以脫去利名枷鎖開清高門戶但  
連龕子母丹不知何時可戒日慶得

午橋莊

午橋莊 裴度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午橋莊松虛巖  
未成軟碧 池繡尾魚未長溪書未終篇為可恨耳晉公遺語

養硯室

養硯筆紙墨養筆以礪黃酒厨具毫養紙以美蓉粉借其  
色養硯以文綾蓋貴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

宣城妓

迷香洞 史鳳宣城妓也待客以等羞甚異者有迷香洞神  
雞枕鎖蓮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八分羊下則不相見以閉

門羹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公盍中未為垂客于鳳整囊有

銅錢三十萬盡納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于照春屏而歸常新錄

袖裏春

袖裏春 元宗為太子時愛妾號鶯兒多送中貴董道送  
微行以輕羅造梨花散蕊衰以月麟香號袖裏春所至睹

遺之史記錄

金鳳凰

金鳳凰 周光祿諸妓掠髮用鬱金油傅面用龍消粉染  
衣以沈水香月終人費金鳳凰一隻傳芳略記

芋魁遭過 李華燒三域絕品炭以龍腦裏芋魁煨之

擊芋爐曰芋魁遭過矣三賢典語

豐年相報

山神以豐年相報 琴更耕鳳頰之田以虎紋中衰犁推之日



掃露明軒

勞吾躬耕山神必以豐年相報已而果然鳳翔送耕傳

掃露明軒 玉施避巢寇入天台山主人賀理給以牛粥練帚

施謝曰公乃命司延我光景當為掃露明軒永為下吏手書傳

吞雲夢澤 張曲江語人曰李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

湧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 微文玉井

田水聲

田水聲 淵明常聞田水聲倚杖久聽咲曰秋稻已秀翠色

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笑淵明傳

黃鸝聲

俗耳鍼砭詩腸鼓吹 戴顓春日鶯雙柑斗酒人問何之

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 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高詒

外書

半月履

半月履 趙廷芝安成人作半月履裁千紵布為之托以

精銀緞以絳脂厚輔明過之奪取以貯酒乃已自歛廷芝

煙姿玉骨

問之荅曰公器且太微此履有滄海之類耳安城記

煙姿玉骨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開時為隣屋煙

氣新爍屋乃貧人所寄豐即膏泥塞竈帳幙蔽風

久之抹去其屋歎曰煙姿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城嘆

咲耳即使妓秋蟾出比之乃云可與此驅爭先然脂粉之

徒延當在後 張相林佳林志

日精

陸展郎中見楊梅歎曰此果恐是日精然若無蜂兒來看

誰勝難和之味即以竹絲藍貯千梅并茶花密送衡山道士

常奉真相潭記

美羊揮淚

美羊揮淚 程皓以鉄床脅肉肥膏見人則油焰淋漓皓

戲言曰美羊揮淚矣又曰我以三十萬錢償錢匠而得以奉

養豈不太過 方德遠金陵記



屋龍聚

屋龍更衣 饒子卿隱庐山康王谷無瓦屋代以茅茨每年一易茅謂之屋龍更衣或時雨濕致漏則以油幄承梁

生於其下初不愁嘆

十三賢夫注庐山記

掌文

掌有臥蛇文 傳咸掌以臥蛇文指甲上隱起花妙如雕刻是以文章過人遺逸公南康記

毒中景

毒中景 石崇砌上砌就苔蘚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曰毒中之景不過如是

耕錄

桃花紙

桃花紙 楊炎在中書後閣翔窓用桃花紙塗以水油取其明甚鳳池編

酒器

酒器 李暹之有酒器九品蓬萊盤海穿螺舞仙盞觚子危褭卷荷金蕉葉玉蟾兒醉刘伶東漢樣蓬萊盞上有山象三島注酒以山沒為限舞仙盞有閨榭酒滿則

買春錢

仙人出舞瑞香毬子落盃外逢原記

買春錢

進士不第者親知供酒肉費號買春錢宋平唐

苦吟

苦吟

孟浩然肩毫一作盡落裴祐袖衣袖至穿王

維至走入醋瓮皆苦吟者也

詩源指訣

金面棋盤

碎金面棋盤

蘇尚書年猶恭禪大瀉訪之以手指碎金面

棋盤尚書尋悟解

舊時禪孝錄

翡翠指環

翡翠指環

何仙姑捨後閣以翡翠指環換刺繡筆先

知嘆曰此物洞仙与吾欲保長年之好乃令蒼頭急以蜻

蜓帽贖之

汝樓記

赤將軍

赤將軍

翰哥舒有馬曰赤將軍翰愛之甚常以鞞朝

章加其背曰通吾此林兒遠笑以駿材也

馬癖記

地脂

地脂

高展為并州判官一日見砌間沫出以手撮之試



塗一老吏面上皴皮頭改如少年色展以謂必神藥問承  
天道士答曰此名地脂食之不死展乃碎磚已無所覩方  
鎮編年

過門前

龍山康甫 慷慨不羈每日置酒於邀 留賓客

不往者贈過門前日費酒者鶴背餅二十枚懷集

爭春館

楊州太守園中有杏花數十較每至爛開張

大宴一株令一娼倚其傍立館曰爭春開元中宴罷夜

關人或云花有咲声 楊州事述

郇公厨

常陟厨中飲食之者錯雜人入于中多飽餒

而歸語人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實緣湏入郇公厨長安

後記

食蒲桃

楊炎食蒲桃曰汝若不濕當以太原日相授河東

評花

脩錄

評花 梨舉常云故令梅聘海棠張子臣櫻桃及以芬

嫁筍但恨時不同耳然牡丹餘醜楊梅枇杷幸為執友

過廳羊

熊翻每會客至酒半增前旋殺羊令中客自割

隨所好者絲線繫之記号畢悉之各自認取以剉竹刀切食一時

盛行号過廳羊 青州雜記

界尺筆

界尺筆糟有借界尺筆糟而破其糟者白其主人曰韓直

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笑主人大笑

玉塵集

屏如意

屏如意 虞世南以屏如意能養久之咲曰妨吾声律半

工陶家雜餘事

萱草浣衣

宣草炒浣衣 鄭源令婢萱草浣衣萱草輒云即君塵土



太多令人手皮俱脫 三季集

杜甫

惠一絲兩絲 杜甫富蜀每替蝨熟即与兒躬行而乞曰如

少延清

或相憫惠我一絲兩絲浣衣族地志  
少延清歡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秋水雜投之曰少延

筆

清歡數日淵明別傳  
筆文章貨 喜羅隱筆工長鳳語之曰笔文章貨也吾

羲之鬼

以一物助子取高價即贈雁頭牋百幅士夫聞之懷金問價  
或以綵羅大組換之龍髯志  
羲之鬼 虞世南書冠當時人謂其有羲之鬼

却老先生

伏錦  
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槽虔曰却老先生  
至矣庶幾乎南康記

小兒司命

小兒司命 郭汾陽語子弟曰西陽庶寶方小兒之司命不

軟棗糕

可不讀 後杏錄  
軟棗糕 宣慈寺每求化人先留食軟棗糕柳尚書方食

酒窟

酒窟 蘇晉作曲室為飲所名酒窟又地上每一磚鋪以麴酒

段九章

計甄約五萬枚晝日率友朋次第飲之取盡而已 醉仙  
詩成裁紙窓段九章詩成無紙就窓裁故紙連綴用之九章

白羊芳草

字惠文 途原記  
白羊散點芳艸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居羊

白羊散于坡上曰芳艸多情賴此妝點也 窮由記

浮萍為鴨作茵褥 浮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買百双

雲林吳景志



李紳

自為小君裁剪 李紳為相時俗尚輕綃染燕碧為婦

王筠

人衣紳自為小為裁剪鳳地編 王筠不好美葫蘆每今詠則注水於葫傾已

按花浸酒

復注各擲之於地則詩成矣詩源指訣 按花浸酒 楊恂過花時就花下取蕊粘綴于婦人表上徵用

簇酒

密臆魚按花浸酒以快一時之意三堂姓事 簇酒 辛洞好酒而無資常携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

飲衣

號為簇酒叙間錄 飲衣 伊處士以巾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目曰飲衣搔首集 糖密莫逢交陳昉得蜀糖輒以蜜澆之日与蜜本莫逢交

糖密

傳記 明皇開初宮人被邊御者日印選以綢繆記

印當肩

印于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畢續以桂紅膏則水洗色不退史

燭圓典斟

燭圓 常陟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面行立人呼為燭圓長安投記 宴客與斟 陳無咎宴客一客用一担典斟必十二斟而後使滿

聚香團

以尽誠敬之道洽都要略 聚香團 楊州太守仲端畏妻不敢延客謝廷皓謂之坐久

待闕死社社

待闕死社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旁

二花

二花 阮各姬揀髮用杏花陶溥公呼曰二花河東傳錄

三鹿群公

三鹿群公袁利見為性頑獷方崇謂袁生已封三鹿群公蓋

識長大鹿羸疎也幽燕記



坐間生花

宋旻語常帶華藻李孺安日時方二月坐間生無  
數牡丹花矣鄴群名錄

口吻生花

張祐苦吟妻孥喚之不響以責祐曰吾方口吻生花  
豈恤汝輩白氏金錄

數米而食

沈休文羸劣多病日數米而食羹不過一筋清陽記

吞花臥酒

吞花臥酒虞松方春以為掘月擔風且雨後曰吞花臥酒不可  
過時曲春江宴記

屋竅如

屋竅如星七 鄭廣文屋室破漏目下望之竅如七星證原

星

玄椽 老子始生其母名之曰玄椽集真記

拜大

淵明拜大淵明白用銅鉢煮粥為二食具過祭大則再拜曰非

筆封九錫

有是火何以克腹淵明別傳

筆封九錫

薛稷為筆封九錫拜墨曹都統黑水郡王魚毛

墨封九錫

州刺史龍頰志

墨封九錫 稷又為墨封九錫拜松燕督護去香太守魚膏

州諸郡平章事是日墨吐異氣結成樓臺狀隣里未觀食久

乃疾幕異記

紙封九錫 稷又為紙封九錫拜楮固白州刺史統領高字軍

界道中即將事略

硯封九錫 稷又為硯封九錫拜離石鄉候使持節即墨軍事

長史魚臧面尚書鳳翔志

為花樹洗瘡止痛 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芋花為樵牧

所傷殆甚賣簪沽酒以澆花樹人間之曰為二子洗瘡止痛

芳賢傳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隨使并詩還之

愛花



宗武曰斧父斤也安曹使我呈我加斤卞削也俄而阮聞之曰誤矣歎于斫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文

譚衣 穆宗以玄緇白書素紗墨書為衣服賜承幸宮人皆淫

鄙之詞將号譚衣至廣明中猶有存者史歸錄

飲詩

焚杜甫詩飲以膏蜜 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恠副以

膏蜜頰飲之日令吾肝腸從以致易詩源指訣

七井生涼

霍仙鳴別墅在龍門一宜之中開七井皆以雕鏤木

盤覆之夏月坐其上七井生涼不知暑氣雲林異景志

糖市

德陽振德坊皆貧民利享糖糠之薄賀知章為

糖市從容錄

高齋漫錄

納言

太祖皇帝既下河北乘勝取幽燕或以師老為言太祖不能決

時趙中令留守汴都奏書問之趙回奏曰所得者少所失者

多非唯得少之中猶難入手又况失多之後別有關心太祖得

奏即日班師

熙寧中上元宣仁太后御樓觀燈召外族悉集樓上神神

宗皇帝數遣黃門稟曰外家有令推恩乞疏示姓名即降處

分宣仁答云此自有所處不煩聖慮明日上問何以處之宣仁答曰

大者各与絹一疋小者各与乳糖獅子兩箇時内外已嘆仰后

德為不可及也

元豐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甚泥行且大用岐公乘

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礼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

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之言它日縱當此補時且遲之明年春

安礼果拜左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

后德

命除拜有



忘記信知果是命邪

童惇罷相

章公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為舍人當制詞云惇無大臣之節快非少主之臣章相寄聲曰以一嚙無乃太甚林答曰長官發惡推職棒毒足恠也

東坡戲

謹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心知稱家有無炒相聚不必過為其穆父一日折簡召坡品飲坡五乃設飯一盂羅蔔一碟白湯盞而已蓋以三白為鼎也後數日坡渡召穆父龜飯穆父意坡必有昆物相若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饑餒甚坡嘆曰子瞻可謂善戲謔者也

論茶墨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墨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飲曰墨飲墨茶飲重墨飲輕茶飲新墨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

相婆

子黔哲美惡之不同其德禱一也公嘆以為然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馱從二材僕一日八城忽過和父之出公函入編戶家避之老媪自言病疴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媪酬以麻線一縷云相公可將婦人事相婆也公咲而受之

鰲廝踴

東坡與公論事公之論與坡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故手鰲廝踴溫公不解其義曰鰲安廝踴坡曰是之謂鰲廝踴

荆公字記

東坡問荆公守詭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寫以竹鞭犬有何可咲又曰鳩字从九从鳥亦有證據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是九箇

祕色

今之祕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因越州燒進為供物之奉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祕色嘗見陸龜蒙詩集越器云九秋風露越窰



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霄感沆漿共蕊中散開道枯  
乃知有己有秘色

三碑

歐陽詞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權陰符經叙  
三公以書名而三碑人最精者

祝香

佛印禪師為王觀文陞座去此一瓣香奉為掃烟塵博士護  
世界大王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為  
其父師多專教也

讀書強記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升為延譽於時自是名譽天擢  
明允一日見安道問曰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載近  
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尚看兩遍乎明允歸以語子  
瞻曰以此老特未知世間人果有看三遍者安道嘗惜人十七史終月即  
还云已尽閱其天寶強記教行俱下前輩宿儒罕能及之

相法

李賓王利用番陽人躬行君子人也又善相當云郭林宗作  
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智慧察其皮毛若樂  
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顛顛

舉家詩

毗陵有成即中宣和中為省官負不揚而多髭再取之夕岳  
母陋之曰我女如善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奉蒙詩成公捺  
筆大書云一牀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天高捲珠簾明點燭  
試教善薩看麻胡其女能安分隨緣和鳴偕老兒女成行各  
以壽終

拈命者  
能殺人

蘇子瞻任鳳翔府 度判官章子厚為商州令同試永興  
軍進士劉原父為師皆以國士過之二人相得極甚同游南山  
諸寺有山魘為崇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魘不敢出拒仙  
游潭下臨絕壁万仞岸甚狹橫木如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



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縛樹蹠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未游子瞻村其背曰子厚必能教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教人也子厚大嘆

刘改之

山房隨筆一

蔣正子字平仲

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刘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為之地云集曰公宴至後延便坐君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祈教門外果詣諱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強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特方進羊腰腎美辛命賦之改之甚對寒願乞庖酒之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為韻即吟云拔毫已付膏城子爛骨曾封閤内候死後不

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美終席而去厚醜焉席散南軒邀至公解置酒語之曰先若魏公一生公忠國功厄於命未挽者竟無一章得此意願君有意斧幽潛改之即賦一絕云背水未成韓信陳明星已隕武侯軍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和融峯上雲南軒為之墮淚今龍州集中不見此二詩豈遺珠耶又稼軒守京口時大雲師條佐登多景樓改之笑不曳履而前辛令賦雪以難字為韻即賦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自此莫逢云

揚妃菊詩

李恭山揚州人也賦揚妃菊云命委兔坡萬馬泥驚鳧飛上

傲霜枝西風落日東籬下薄倖三郎知不知

道君詩

直北某州有道君題壁一詩曰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灯微山家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雁飛



曾聞海上鉄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乃陸樞密君實梳張鄂州世傑詩鄂州擁祐景炎祥吳于海上谷擁兵南北岸一夕忽大風雨皆不利鄂州舟覆而薨翌早尋得屍棺歛焚烏上其中膽如斗更焚不化諸軍感慟頃曳雲中現金甲神人且云金天上我閨係不小後身出多駭除恢復矣此詩全篇不待思義烈虫已猶耿也

京口天慶觀玉聶碧窓江西人嘗為龍翔宮書記北朝故至感而有詩云乾坤殺氣正沉又聰燕臺降德音万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封方烈將軍志問舍求曰父老心鹿心正班猶昨日小臣無語淚霑襟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悞馬前猶自買臙脂又胡婦云双柳垂鬟別樣梳醉未馬上惜人扶江南有眼何曾

見爭捲珠簾看固姑觀中有趙太祖真容北未見者必拜聶因題其上鳳表龍姿儼若新一回展卷一傷神天顏赤怪君非魯河北山東認舊臣三山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珥詩自命或戲令詠轉失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聰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林試童料不甚造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鎮南昌者啓云夜醉長沙曉行湘水唯教播燕之留朝飛南浦暮捲西山未聽佩鷺之舞又有賀險除直祕閣依舊松江制置司幹辦公事云望玉字瑤樓之遠何以入間从綸中羽扇之游依然江表上已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詠一觴會稽山陰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修竹茂林群賢畢



又

至端平中余申周翰分教毘陵題健人簿云三年大呱視郊祀  
天地之禮均萬乘臨軒与胆拜公孤之儀寺中一聯云昭陵  
之仁如天積歲月而養成巨棟歐公之孝如海鼓波濤而放  
出老龍惜未見金篇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殊甚譏賈相啓有云人家如破寺十室  
九空太守若頭陀西粥一飯

鑷白詩

蔣復軒鑷白詩云勸君休鑷髮毛班髮到毛班時自難多少朱  
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邙山

北行詩

杜氏婦作北行詩江淮幼女判鄉閭一似昭君遠嫁胡然一身  
歸故國區、千里逐狂夫慵拈簫管吹羞曲嬾繫羅裙  
舞鷓鴣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日江都此等多有  
戲作題之驛亭以為美談

元氏詩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為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  
揆款要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以為可則可張喜  
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而迎之張詢近  
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應施張不許緘塵落盡壹寄語  
新未双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題竹

邀溪張復題雨竹菡云娟、而淨森、而立孟宗何之淚痕  
猶濕風竹菡云可屈者氣不屈者節故人之未盡掃秋月有  
思致可未

陳剛中詞

天台陳剛中孚在燕端陽日思當母誕日作太常引二章云綠  
絲堂上簇蘭麝記生母正今朝無地捧金蕉李煙水龍沙路遙  
碧天迢迢白雲何處急雨蕭今萬里夢魂消待飛逐錢唐夜  
潮其二短衣孤劍客乾坤柰無策報親恩三載隔晨昏更



疎雨寒灯断竟赤城霞外西風鶴髮猶想倚柴門蒲醅漫  
盈樽倩誰寫青山淚痕時為編修云

三山卓用字稼翁能賦馳声嘗作詞云丈夫隻手把吳鉞敢斬  
萬人頭因何鉄石打成心性却為花柔君看項籍并刘季一怒  
使人愁只因撞著虞姬戚氏豪傑却休具為人溺志可  
想

翰林學士王文炳鐵椎銘宋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忠義服

成以鋌銅山可破鋌不可缺金埒可碎鋌不可折噫亂臣滔

四海嗷長蛇其毒封豕其饕上帝憤之以鋌早著

着王千戶  
名也

鋌不自奮假手於女數未莫先特未敢後曾是一揮元兇碎  
首匪鋌之重唯人之勇雖鋌之功惟人之功長僅數尺重終數  
斤物小用大策比奇勛勛鋌在人亡再用孰堪藏之武庫永

### 鎮姦貪

傳者元

陳野水言昔紹興季正任滿後入城給取解由道經婺境至

山中村舍時暑行倦飢渴入一野室見數人擣桐油一老下碓

詢所以老野水見名居由又問往紹興何為野水言季正任滿

注求解由老咲曰汝自討解由我自擣桐油上碓不顧野

水恠之出問其隣也此何人也隣人云此我郡傳省元兵革

以來隱虔山中父子碓油種藝以自給野水取紙書一絕云

忽過山中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白頭方作求名計不滿

先生一咲中傳觀詩訖召坐曰子真傳者邪即命置飲食勞之

要之山澤之曠長往不返者顛唯果何限也後蠅蠅苟竊

升斗彼視之一嘔耳

趙義靜寂向唯被挑於溧陽豐登莊至址府辭家廟云祖



父有功王室德澤沾及子孫令淮計窮被執誓以死拒君  
屠置之不問方折忠義常存急告先靈速引度幾不辱家  
門即登棹然船登至瓜州被刑無有敢理其屍者有一寵姬  
在焦僉省處以姬啓僉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妾元是它  
婢子望相公以妾之故夫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  
陽焦許乃作一棺焚之又啓收骨散之于承亦從之遂以裙盛  
骨殖到江下大恸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拳靜齋降筆云生  
居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逢被虜孥死在瓜州無葬地畫魂  
夜到長沙其兄冰壺潘自京口迂金陵北兵至棄  
從不返死壘海傍山上

倅妝詞

探花王昴榜下擇婿時作倅妝詞云喜氣滿門闌光動綺羅  
香陌行棠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脂粉污天真嫌怕太

紅白留取黛眉淺處畫章臺春色

陳說婢奴

湘人陳說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踰墻与妓江柳狎頗為人  
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燕江柳不侍乎至杖之文  
其眉髮問以陳說二字仍押隸辰州設法妓及其父母詣  
李官咎說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糧陳且泣且梅整  
其所有及資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贈柳餘付監押吏卒令善  
視且以詞錢別云髮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  
澗百就今日天瀟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  
酒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司幹官沾撒至岳  
与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即取空名制幹劄填陳姓名  
撥入制悞既而並迎陸入即聞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善謳  
誰是也孟即呼至柳以花鈿隱眉間所文以前飲間陸越語孟曰



能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陸嘆曰君尚不能容一陳教官豈能与我孟  
因叙說之過陸歎慨既而終席陸奉呼柳問其事柳出說  
送別詞呈陸大嗟賞而再登席陸奉詞示孟且請之曰君試  
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說入幙將若之何孟求解  
於陸并召說同宴明日刻薦說且除柳名畢之陸遂將說  
如江陵見之聞公賈秋整俾克幙僚說不独洗一特之辱  
且有倖進之喜至今巴陵傳為佳話矣

瓊花

楊州瓊花天下祇一本士大夫愛重作亭花側扁無及德祐乙  
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崇國奏謂有絕句吊之曰名檀無  
双氣色雄思將一死振東風它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妃  
烈女中

歸婦吟

北方王郎中宥有歸婦吟其序曰天馬浮江兵強將銳所征

無敵所掠無遺俘戮之民奚啻億萬然性死存亡悲歡聚散  
豈無數存乎其間夫刘氏者告之永豐人也閔其父母兄弟舅姑  
夫与子皆在焉夫我不知則已既知之何独不令其歸寧於父  
母乎吾力虽不能使其死者生之者存亦可謂悲復歡復  
散者嗚呼不幸之幸莫大於斯故不可無一言以送也東平士  
王宥烈大俱將玉石焚死生契闊憶中分信音一絕思青鳥  
泪眼双穿望白雲殘日鷓鴣还有难北風鳴雁正離群新  
詩送汝還家去重續當年織錦文

回禽言

交、桑扈交、桑扈桑滿牆陰三月暮云年蚕時處深閨今年  
蚕時涉遠路倚忽聞人采桑恨不相子携芳碩筐一身不蚕其  
凍死祇憶兒女無衣裳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家在浙江東畔住離  
家一程遠一程飲食不同言語異今之春聚昔冠誓開口強嘆



心懷憂家鄉欲歸：未得不如孤死猶首丘。泥滑、泥滑、  
脫了繡鞋脫了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駝疾催發  
行未數里日已低望北燕京在天末朝來傳令更可怪後  
行遲都砍殺。鶻鷓、鶻鷓、帳房徧野常前呼阿娣舍  
羞對阿妹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虜猶幸同處為妻  
拏願言相憐莫相妒這箇不是親丈夫辭意婉切誦之可  
傷此金沙潘武子文虎詞也少有雋才善賦

梁棟隆告作四禽言云不如歸去錦官宮殿連煙樹天津橋邊叫  
一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脫却布袴貧家能有幾天  
布寒機織盡無得裁可人不來慮升度脫却布袴。提葫蘆  
近來酒賤類、沽中人皆醉我亦醉湘江換起醒三闖提葫蘆  
行不得也奇、湖南湖北春意多九疑山前叫虞舜李以

又

刺買秋  
壘詩

輒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奇、寓意甚遠諸作不及

買秋壘敗師亡國後有人刺以詩曰深苑無人妙已荒漆屏金  
字尚輝煌祇知事去身宜云豈料人亡國亡理考斧身端有  
自鄭人應憂果何祥臥龍不肯留渠住空使靜光滿畫墻  
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卷上千年恨秋  
壘堂中一夢空石砌苔凋猿步月松度葉落鳥呼風客未未  
用多惆悵誠向吳山望故宮又陽西樓詩云檀板敲殘月上花過  
墻荆棘郊簷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破屋  
春歸无主燕樵池雨產在官姓木綿卷外无愁絕月黑夜深  
聞鬼車有和之者云榮華富貴等浮花 力難勝用瓜牙  
漢世但知光擁立唐朝誰把姦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紋管  
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漳人百死碧天難挽紫雲車



秋整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之人因此每有此姓為官者多因抑之武孝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罰之後過赦得还秋整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地遂尋其平日極仇者為押送官虎臣遂請身為之乃假以武功大夫押其行虎臣一路陵辱求死不能至漳州木綿巷病篤泄瀉踞虎子欲絕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祇恁地死遠鋌教下而殂

唐申履齋吳相循州安置以秋整賈相私感之故未幾除承節劉宗中知循州劉江湖遊士專以口舌哄逼當路要人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餽弥逢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除廟堂意責之以黃祖之事宗中至群所以招接履齋者無不至其随行吏僕以次病死或謂寘毒循州貢院井中故飲此水者皆患足軟而卒履齋終不見秋整後遭亦鄭

虎臣之辱其時趙分如守漳賈門下客也宴虎臣于公舍秋整亦与焉分如致客似道道不可以讓虎臣呂稱天使唯謹虎臣不讓似道側坐于下分如察虎臣有殺賈意命館人訪節且以辭挑之于時似道衣服飲食皆為鄭戚抑分如作綿衣等餽之見其行李輜重令截寄其處俟得命放回且就取之去其館人語鄭云天使今日押使至此度必無生理曷若令送隕無受許多苦惱鄭即云使是造物事受得許多苦故其死而不死未幾告殂趙往哭鄭不許趙固爭鄭怒云殮我邪趙答六汝也直得一殮然末如之何趙經紀棺斂且致祭其辭云嗚呼履齋死循死于宗中先生死闕死于虎臣嗚呼云云祗此四句然哀激之惻無往不履之微意志寓其中秋整敗後有題其券樂園曰老整曾居葛嶺西游人誰



敢問蘇隄勢將覆餗不回首事到出師方噬臍齊圖更無人作主敗垣唯有客留題算未祇是孤山耐衣舊梅花片月伍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樂也整賜筭正在蘇隄篇巔孤山之近游人常游自整據北地有游騎過其門偵事者密報必為所羅為官者被黜有財者被禍達世變而凌笑

三朝野史一多

史弥遠

史弥遠之立理宗而廢濟王或者謂其於夢寐之中有所感而然也後林先生劉克莊以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人家謂弥遠是佛相中人乃父丞相浩与寬長老道契握手八堂與問之曰和尚好我好寬見堂與中簾悞綺羅榮華富裕粉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答曰大丞相富貴好

老僧何好之有曰此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齊未况墮落一日浩坐所上儼然見寬不揖突入堂內使人注寺中請相見人回報云寬長老坐化圓寂于法堂上頃間浩堂哀寵姬弄璋浩然默自知後以寬字為弥遠小名觀弥遠二十七年當國冊立理宗措天下於太山之安運籌廟廟日食萬錢堂非佛注中人歎弥遠自恃冊立之功專權納賄天下交為汙濁弥遠功則有之德則無也賈似道不許配享理宗即以此由

長吳李  
侯托夢

潘丙潘壬大學生也就湖州寧時官冊立濟王為帝事業不成理宗賜濟王鳩酒而殂丙壬各梟其首攻湖州一城人民弥遠夢中見李侯太尉求免遂追回大統制一城生靈均拜李侯更生之賜至今長吳李侯廟人民敬祀以報答



其威靈也

使弒遠  
赴水

李全擾淮之時史弒遠在廟堂束手無策有訛傳全軍馬渡江過行在京師人民惶惶弒遠夜半之際忽被衣而起有凌龍林夫人者見其起得可疑亦推執而起相隨於後忽見弒遠欲投池中林夫人急扶住泣告曰相公且忍耐區處數日後忽趙葵挺書至弒遠安得不躍然而喜哉裕齋先生馬先祖知高驛軍遠值管軍官營全率中叛拋城縱軍劫掠予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趙承全痛責之惜云妾雅賤妓不會伏事反臣全遂斬之秋崖先生方岳作義倡傳全既受擒先祖因此罷任

馬先祖知京口判犯姦婦云世間若無婦人天下業風方靜觀其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留訟願得包茅肅公尹開

義倡

封之規模福王府訴氏不還房廊屋錢先祖判云晴則鷓鴣郊鴨郊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娶屋錢直符先祖任滿有士踰牆偷入室女事竟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先祖出喻瑞接處子有心樓門心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吳下處子有心接謝砌應潛越安香計暗偷有情還處故無語強嬌羞不負奉樓約安知濠嶽囚玉顏廉如此何用讀書求先祖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半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為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姦影推紅記取媒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既得幸免決罪及因以得桂偶此先祖以禮待士也

哭世道

今陵帥鬪趙以天通彌州訪秘書官徐霖相見後觀面大慟左右見者駭然不知所哭何事元來哭世道艱險小人在朝



君子在野生民不見太平之治以夫与霖俱懷樂歸之憂故也  
理宗死明堂徐清愛為執綏官王音問曰猶見捕鼠如何  
清愛急機答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應對雖捷然理  
宗本命屬鼠一時各問不覓觸突天聰理宗度量恢宏亦  
不之咎

獨醒元

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為樞密相祀登拜郊臺精年神健  
一日賈似道忽問曰包宏齋高壽步履不艰必有術養之  
術願聞其略恢答曰有一服九子藥乃是不傳之秘亦似  
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曰恢與五十年袪癘九雨  
座皆唾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慶宗乾會節  
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蛻致語中有一聯云聖母神子  
萬壽無疆赤万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有又一佛出

吊夏賈

世滿朝縉紳皆喜之

至元丙子春淮西閩夏賈貴歸附大元宣授中書左丞至元己  
卯薨有贈以詩云自古誰不死惜公遲四年關公今日死何  
似四年前又有人吊其墓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亡九馬呼夏相  
公乃代名不朽

賈似道

太元軍馬渡江賈似道即出檄書播告中外曰洪惟藝云但筆  
造我邦至于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會以德配天未嘗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證諸不悖理宗四十一年忠厚  
之澤著其生民先帝十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不念元溫群  
從尚受郊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於  
此人心忠義夫就無之太皇太后哀之聖躬今天子孤惻之中  
賈在入情猶知恤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陷



危寧無郡國忠臣亦有江湖豪傑共合唱義之旅載馳  
勒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中張魏忠赤之志救日之子  
救月之失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尚永堅於  
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賈似道

賈似道名父之子乃父賈涉開閩淮東與國宣勞似道聞帥  
西淮尔効父之故智天何閭財有餘相材不足自當輔以未收  
拾古銅器法書名畫玉器珍寶積蓄金銀化貨泉專用譚王  
辨驗以元老之尊屑就子賤娼潘稱心褻俾貪財好色一  
至於此敗壞宋國遺臭萬年

宋朝女帝

嗚呼宋之異也始於後周恭帝八歲顯德七年宋之立也終  
於德祐元年少帝四歲歸顯德而顯德二字不期而合周  
以主幼而失國宋亦以主幼而亡國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太祖宋  
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大元宋太祖革命之時歸而不伏而被誅  
陳宜中當國之日歸霞無辜而被誅以造物報應之理也  
愚故之為說曰是於顯德亡於顯德是為天數也夫豈偶  
然之故哉

寄語園翁勤剝艸有時野老出看花以陳韓題建寧郡國  
事可對人語心常如水平以洪咨夔題門首一柱擎天顯勢  
重十年踏地脚根牢老子亦常來伺候諸公聊復忍斯須以  
余分題重慶府戟門并客位子為才為高欺乃文婦因夫貴薛  
其姑此江萬里題門者用時自有神開眼未處莫教人皺眉  
一念忠忱膽北關滿腔仁愛惠東甌以趙汝騰題軍資庫門  
并樵樸一千里外江湖客十四年間缺缺人緩教更籌邀月住天  
開城鑰放春未朔突不求人道好逢民自與我相安尚有



梅鬢供客喫定知柳眼為人開以劉震孫題門并建寧  
府譙樓戟門郡圃不因官府開灯市安得農民識訟  
庭亦前人題元宵灯牌者耳無貧富家之有燕不交涼  
歲未以吳必大為員似道作題湖上府門威行寒地  
幾千里春滿淮南第一州陽春膏雨一千里明月香風  
十二樓以江湖遊士為員似道作題譙樓戟門莫雄天下  
無双士忠義長以第一家此理宗御書題趙葵右前  
諸題桃符詩句雜見野史中今類附於  
卷末云

說郛卷第二十七





